

中國堅定不移捍衛二戰勝利成果

任何挑戰戰後國際秩序、復活軍國主義圖謀 必將失敗

【大公報訊】新華社22日刊發長文，題為《堅定捍衛戰後國際秩序和二戰勝利成果》。文章指出：世界潮流，浩浩湯湯，順之者昌，逆之者亡。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取得偉大勝利，人類以數千萬生命的慘痛代價擊潰法西斯勢力，捍衛了文明底線，並在戰爭廢墟上締造了以聯合國為核心的戰後國際秩序，以期永絕戰禍。

然而，就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之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卻逆潮流而動，公然在國會宣稱「台灣有事」可能構成日本可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存亡危機事態」，暗示可能武力介入台海局勢。妄言一出，舉世譁然。這不僅是對中國內政的粗暴干涉，更是對戰後國際秩序的公然挑撥，向世界發出了極其危險、極其錯誤的信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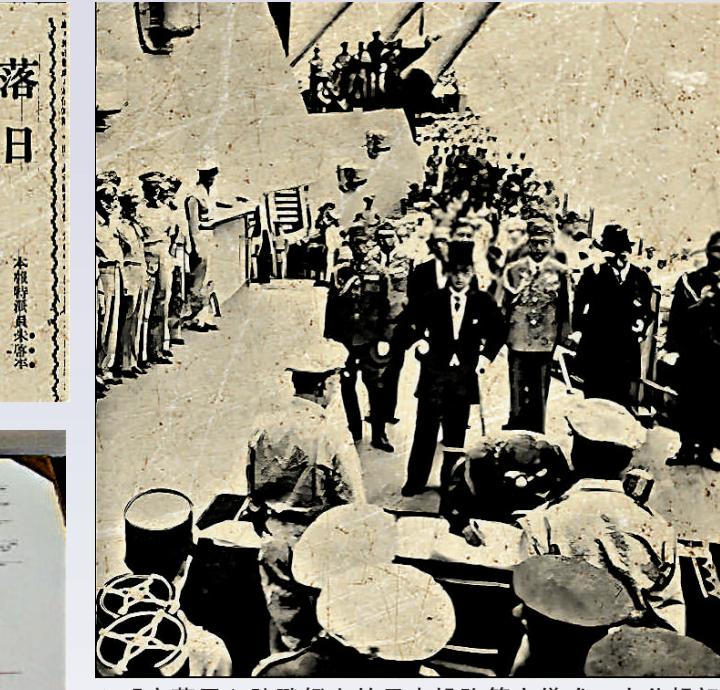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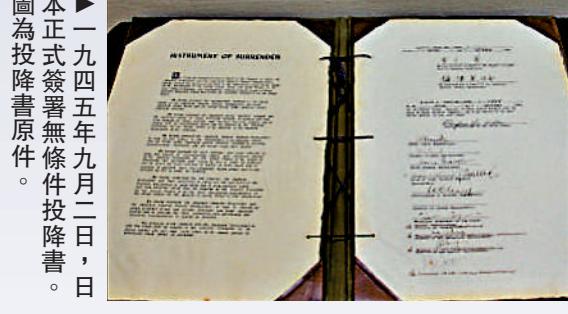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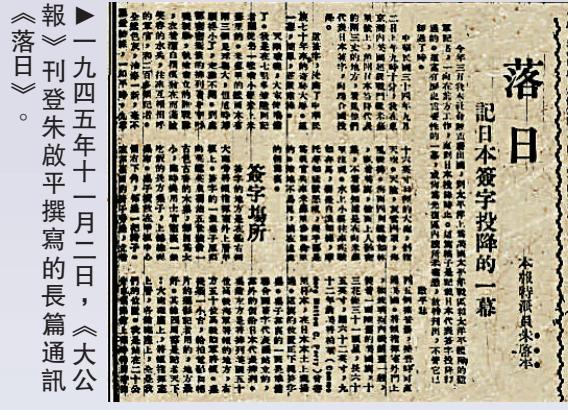
昭昭前事，惕惕後人。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們有共同的信念：任何試圖否定侵略歷史、挑戰戰後國際秩序、復活軍國主義的圖謀，都必將遭到國際社會的堅決反對，都必將以失敗而告終。中國人民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意志堅如磐石，維護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成果的決心堅定不移。

高市背棄和平承諾 日本民眾狠批

於日本自身，高市早苗背棄和平承諾，撕裂社會共識，令日本民眾憂心國家將重蹈歷史覆轍、再度深陷戰火。多名前首相接連批評高市言論「輕率」「越界」；大量民眾自發在首相官邸前集會，高喊「不要戰爭」，要求高市撤回涉台錯誤言論。



掃碼看全文



▲「密蘇里」號戰艦上的日本投降簽字儀式。大公報記者黎秀石攝於1945年9月2日。

落日
記日本簽字投降的一幕
本報特稿小林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日，《大公報》刊登朱啟平撰寫的長篇通訊《落日》。

本正式簽署無條件投降書。日為投降書原件。

日本簽字投降 二戰勝利成果鐵證

▲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儀式在東京灣「密蘇里」號軍艦上舉行，日本外相重光葵已向包括中國在內的同盟國簽字投降。1945年9月9日，中國戰區日軍投降簽字儀式在南京舉行，侵華日軍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向中國遞交投降書。兩份沉甸甸的投降書，將日本侵略者的罪責釘在歷史恥辱柱上，成為構建戰後國際秩序、確認二戰勝利成果的重要鐵證。台灣回歸中國，正是這一秩序與成果的重要組成部分。

日本右翼勢力在歷史記憶上患上了嚴重的「選擇性失憶症」：他們極力抹殺日軍的侵略暴行，卻利用廣島、長崎的核爆經歷大打「悲情牌」，妄圖完成從「加害者」到「受害者」的角色置換。這種邏輯本質上是對因果關係的倒置。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此早已蓋棺論定，日本是破壞和平罪、戰爭罪和反人道罪的始作俑者。誠如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檢察官特爾福德·泰勒所言，核爆終結了罪惡的戰爭，而日本政府必須為此負直接責任。

日本罪責 壓容抵賴 「受害者敘事」嘲弄歷史正義



聯合國第2758號決議 一錘定音

1971年，第26屆聯合國大會以壓倒性多數通過第2758號決議，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是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這一決議從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徹底解決了包括台灣在內全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明確了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只有一個，不存在「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問題。圖為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召開的資料照片。

右翼勢力至今仍在兜售「解放亞洲」「建設大東亞共榮圈」的陳詞濫調，試圖將血腥的侵略粉飾為把亞洲從西方殖民統治下「解放」出來的「義舉」。歷史事實早已給出了響亮的耳光：僅在中國，3500萬軍民的傷亡、無數城市的廢墟、數千萬人的流離失所，難道就是所謂的「解放」？資源被劫掠、勞工被強徵、文物被盜搶，這種赤裸裸的殖民掠奪與殺戮，豈能用「共榮」來洗地？這分明是慘絕人寰的人間煉獄。

「切割歷史責任論」美化暴行詭辯
「侵略有功論」踐踏人類良知
從安倍晉三聲稱日本人「不能再背負繼續謝罪的宿命」，到高市加速謀求擺脫戰後體制，其核心企圖是與歷史責任作切割。依據《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書》及《中日聯合聲明》等中日四個政治文件，日本的國家責任是法定的、持續的，不因政權更替或時間流逝而自動消失。試圖通過「切割」來卸下罪行，拋棄承諾，是對受害國人民的二次傷害，對人類良知的粗暴踐踏。

高市的右翼底色由來已久。她長期否認南京大屠殺、強徵「慰安婦」和勞工等鐵證如山的日軍戰爭罪行，對日本就「慰安婦」問題道歉的「河野談話」和就侵略歷史道歉的「村山談話」表達不滿，多次參拜供奉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

高市長期抱有反華遏華思想，甚至夥同各種反華分裂勢力打造小圈子。她以視頻連線、竄訪台灣等方式多次與台灣當局頭面人物相互勾結，上台後以日本跨黨派挺台議員聯盟「日華議員懇談會」核心成員為「選才庫」，啟用大量「親台派」政客。

在歷史認知、修憲擴軍、對華政策等核心議題上，高市被視為「安倍路線」的繼承者，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對於初登權力頂峰的高市而言，迎合右翼、製造對外緊張，是鞏固其脆弱執政根基的捷徑。當下日本經濟持續低迷，社會不滿情緒日益累積，挑唆外部矛盾以轉移國內視線，是屢見不鮮的政客手法。內有困局需轉嫁，自認外有「靠山」可依附，高市的如意算盤打得精細。

高市上任不到一月就邁出安倍等之前右翼領導人都不敢邁出的一步：以在任首相身份把日本的「存亡危機事態」與「台灣有事」相關聯，暗示對中國動武。同時，高市內閣推動大幅增加防衛費，提出提前兩年實現防衛費佔國內生產總值2%的目標；着手推進《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等「安保三文件」的修改；試圖修改「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進一步放寬武器出口限制；暗示研發核動力潛艇，討論修改「無核三原則」……樁樁件件，目標昭然若揭，即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進日本的「重新武裝」。高市拒不承認錯誤、拒不收回謬論，反而變本加厲，充分證明其涉台言論絕非一時失言，而是蓄謀已久的公然叫囂。

陰魂不散
回望20世紀上半葉，日本軍國主義在「大東亞共榮」的謊言

包裝下，對亞洲鄰國實施了慘絕人寰的侵略。從南京城下30萬冤魂的哀鳴，到華北平原上「三光」政策下的焦土；從731部隊在哈爾濱進行的滅絕人性的活體實驗和細菌戰，到東南亞叢林中無數勞工和戰俘的纏纏白骨……這段野蠻殘暴的歷史，成為人類文明永久的傷疤。

軍國主義將國家機器變成殺戮工具，將普通民眾裹挾進戰爭狂熱，最終給亞洲人民帶來深重災難，也把日本自身推向了毀滅的深淵。今天高市等人的論調，與二戰前夕日本軍部煽動戰爭的邏輯何其相似！當年，他們鼓吹「滿蒙生命線」，以此作為侵略中國東北的藉口；如今，他們炮製「台灣有事」，試圖將中國的神聖領土再次納入日本的「安全防線」。這種地緣政治的貪婪，這種對他國主權領土的覬覦，這種「生存空間論」的翻版，無不散發着軍國主義幽靈的腐朽氣息。

12月1日，德國政府宣布將新建一座紀念碑，以紀念二戰期間納粹德國暴政下的波蘭受害者。德國總理默克爾表示：「銘記歷史、正視過去，永無止境。」戰後德國歷屆領導人都明確承認納粹德國發動侵略戰爭的事實，德國對其後果「全面承擔責任」，向受害者「認罪、道歉、請求寬恕」。德國不僅在言語上認罪，更在行動上落實——嚴厲打擊新納粹主義，在學校教育中詳細講解納粹暴行，向受害者進行實質性賠償。正如德國前總理施羅德所言，以「審慎和自省」的方式正確對待本國歷史「不會失去朋友，反而將會贏得朋友」。一個連歷史都不敢正視的國家，何以贏得國際社會的尊重和信任？

復辟圖謀
於戰後日本始終未能徹底清算的軍國主義思想土壤，脫胎於數十年來日本右翼勢力處心積慮的復辟圖謀。《波茨坦公告》明確要求「欺騙及錯誤領導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權威及勢力必須永久鏟除」。隨着冷戰格局形成，美國對日政策發生根本性轉向——從削弱、去武裝化轉向扶植、重新武裝。

在美國庇護下，對日本軍國主義清算半途而廢。大量軍國主義分子重返政壇，戰後日本右翼勢力企圖借參拜靖國神社等行徑，為侵略歷史翻案。1978年，包括東條英機在內的14名甲級戰犯被秘密合祀於此，靖國神社徹底成為美化侵略戰爭、供奉戰爭罪犯的場所。此後，日本政客參拜靖國神社絡繹不絕。高市公開稱靖國神社是「和平之社」，近20年來幾乎每年前往「拜鬼」。

在教育輿論領域，日本右翼大肆推行歷史修正主義，為侵略罪行「洗白」。1997年，日本右翼學者成立「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夥同右翼政客推動修改歷史教科書，「侵略」中國被改成「進入」中國，南京大屠殺、強徵「慰安婦」等戰爭暴行被貼上「事實存疑」的標籤。在軍事安全領域，這股勢力利用各種藉口為軍事擴張「鬆綁解套」，「和平憲法」的「專守防衛」原則被一步步掏空。這一進程在安倍晉三執政時期明顯加速。2015年，日本政府強行推動國會通過新安保法案，規定與日本「有密切關係的他國」遭受武力攻擊時，若被認定構成日本的「存亡危機事態」，日本便可行使集體自衛權。這一條款從根本上突破了「專守防衛」原則，為日本軍事力量「由守轉攻」打開了法律缺口——而這，正是高市今天用以威脅武力介入台灣問題的所謂「依據」。

高市內部困局自認外有「靠山」
高市變本加厲
高市謬論根植於日本軍國主義思想毒土

國際
秩序

中國戰區日軍投降簽字儀式在南京舉行，侵華日軍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向中國遞交投降書。在此7天前，東京灣「密蘇里」號戰艦上，日本外相重光葵已向包括中國在內的同盟國簽字投降。兩份投降書成為構建戰後國際秩序、確認二戰勝利成果的重要鐵證。圖為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召開的資料照片。

1945年9月9日，中國戰區日軍投降簽字儀式在南京舉行，侵華日軍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向中國遞交投降書。在此7天前，東京灣「密蘇里」號戰艦上，日本外相重光葵已向包括中國在內的同盟國簽字投降。兩份投降書成為構建戰後國際秩序、確認二戰勝利成果的重要鐵證。圖為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召開的資料照片。

新華社

明目
張膽

高市的右翼底色由來已久。她長期否認南京大屠殺、強徵「慰安婦」和勞工等鐵證如山的日軍戰爭罪行，對日本就「慰安婦」問題道歉的「河野談話」和就侵略歷史道歉的「村山談話」表達不滿，多次參拜供奉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

高市長期抱有反華遏華思想，甚至夥同各種反華分裂勢力打造小圈子。她以視頻連線、竄訪台灣等方式多次與台灣當局頭面人物相互勾結，上台後以日本跨黨派挺台議員聯盟「日華議員懇談會」核心成員為「選才庫」，啟用大量「親台派」政客。

在歷史認知、修憲擴軍、對華政策等核心議題上，高市被視為「安倍路線」的繼承者，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對於初登權力頂峰的高市而言，迎合右翼、製造對外緊張，是鞏固其脆弱執政根基的捷徑。當下日本經濟持續低迷，社會不滿情緒日益累積，挑唆外部矛盾以轉移國內視線，是屢見不鮮的政客手法。內有困局需轉嫁，自認外有「靠山」可依附，高市的如意算盤打得精細。

高市上任不到一月就邁出安倍等之前右翼領導人都不敢邁出的一步：以在任首相身份把日本的「存亡危機事態」與「台灣有事」相關聯，暗示對中國動武。同時，高市內閣推動大幅增加防衛費，提出提前兩年實現防衛費佔國內生產總值2%的目標；着手推進《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等「安保三文件」的修改；試圖修改「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進一步放寬武器出口限制；暗示研發核動力潛艇，討論修改「無核三原則」……樁樁件件，目標昭然若揭，即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進日本的「重新武裝」。高市拒不承認錯誤、拒不收回謬論，反而變本加厲，充分證明其涉台言論絕非一時失言，而是蓄謀已久的公然叫囂。

回望20世紀上半葉，日本軍國主義在「大東亞共榮」的謊言

包裝下，對亞洲鄰國實施了慘絕人寰的侵略。從南京城下30萬冤魂的哀鳴，到華北平原上「三光」政策下的焦土；從731部隊在哈爾濱進行的滅絕人性的活體實驗和細菌戰，到東南亞叢林中無數勞工和戰俘的纏纏白骨……這段野蠻殘暴的歷史，成為人類文明永久的傷疤。

軍國主義將國家機器變成殺戮工具，將普通民眾裹挾進戰爭狂熱，最終給亞洲人民帶來深重災難，也把日本自身推向了毀滅的深淵。今天高市等人的論調，與二戰前夕日本軍部煽動戰爭的邏輯何其相似！當年，他們鼓吹「滿蒙生命線」，以此作為侵略中國東北的藉口；如今，他們炮製「台灣有事」，試圖將中國的神聖領土再次納入日本的「安全防線」。這種地緣政治的貪婪，這種對他國主權領土的覬覦，這種「生存空間論」的翻版，無不散發着軍國主義幽靈的腐朽氣息。

12月1日，德國政府宣布將新建一座紀念碑，以紀念二戰期間納粹德國暴政下的波蘭受害者。德國總理默克爾表示：「銘記歷史、正視過去，永無止境。」戰後德國歷屆領導人都明確承認納粹德國發動侵略戰爭的事實，德國對其後果「全面承擔責任」，向受害者「認罪、道歉、請求寬恕」。德國不僅在言語上認罪，更在行動上落實——嚴厲打擊新納粹主義，在學校教育中詳細講解納粹暴行，向受害者進行實質性賠償。正如德國前總理施羅德所言，以「審慎和自省」的方式正確對待本國歷史「不會失去朋友，反而將會贏得朋友」。一個連歷史都不敢正視的國家，何以贏得國際社會的尊重和信任？

責任編輯：陸禮文 美術